

東
漢
文
鑑

四



東漢文鑑卷之十

順帝朝

論弭災數事

郎顛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

本傳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
公車徵顛乃詣闕拜章云云

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

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

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

悔

祇大也復卦
無祇悔元吉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

奢必於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
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
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
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
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
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炎光熾猛驚
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
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
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竝作燒君室自

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

永建六年
修太學

宮殿官府多

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
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
臣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
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
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
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

比音
庇又

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也雲者
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
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
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
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
順氣行罰臣伏按飛候京房作參察衆政易飛候以爲
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
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

正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

為王位六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

比六星兩兩而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

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

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棲遲

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錢即復起矣何疾之

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

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

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謂緩

於三公切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

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

不能面譽也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顛於是條便

宜七事具如狀對

條便宜七事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

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便更修
造又西苑離房別觀營建無已易內傳曰人
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
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
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願
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
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
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

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宏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天道不遠三五復反

三五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

今春

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

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
精感變出以戒人君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
孝文皇帝綈袍革烏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
致升平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
子不明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也昔武王下車出
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
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
以違天意故皇允多天嗣體莫寄方今之福

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
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己丑夜有白氣從西

方天苑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

大辰大辰者大火也

大辰房心尾也

大火爲大辰罰

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

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

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

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

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

魏關西將有羗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諸郡使

輕徭役薄賦斂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

責歸上司宜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

干楯也
戚斧也

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

井南方火宿
也鳥隼曰旗

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蓋以火勝金轉禍爲

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

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事

見於春者政變常也以甲乙見者謹在中台
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宜黜司徒以應天意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文帝改
除肉刑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
官名稱號輿服器械變大爲小去奢就儉除
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
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

對臺詰辭

郎顛

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

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
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
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
以實對

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
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
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
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
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此其變常之

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掾
 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
 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
 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羗不得通選舉之任不
 如還在機密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春秋
 云圖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
 更用立德之教先立金木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王者隨天譬猶自
 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

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
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
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
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
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
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愚不
足以答聖問

乞還瓊徵固

郎顛

本傳顓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云云

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
 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文武
 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
 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
 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九公卿是以
 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
 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

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
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疇來無所樂
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
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
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
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豈可不剛健篤實
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
大夫江夏黃瓊眈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
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

變異消復之術

朝廷

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
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
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
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
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
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
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元爲天精春秋演孔
圖曰正氣爲帝間氣

爲臣宮商爲
佐秀氣爲人

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

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

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謹

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條便宜四事

郎顛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

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

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
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
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
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
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
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
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
虛作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
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

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子云隨時進退應政

得失霽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始廢當生而

殺則霽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

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

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霽聲乃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相

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

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

華故年豐也今太白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

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

其國主宋石氏經曰

石氏魏人
中夫也

歲星出左有

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
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
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
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
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
風反逆時節朝廷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

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

丁日為赤龍服赤衣為白龍服白衣為黃龍

各依其方於市以祈焉臣聞皇天感物不為

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

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立春以來未

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

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宮奔車東西收繫纖介

牢獄充盈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

言不用朝政不改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
分當鼎鑊

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歸家至四
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
邑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顛言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本傳雄遷尚書令上疏云帝感其
言申下有司施行而官豎擅權終不
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
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

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草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令什伍相牧封豕其民長楊賦曰秦窶窳其土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

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
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具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
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
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
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
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

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
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疫見
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言
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
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言觀人
之顏色也
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
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
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謂令長即子男也

拜爵王庭輿服有庸

常也

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
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
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鄉部親民之吏皆用
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
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
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
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

之軌

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也

論封阿母梁冀不當

左雄

出本傳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議立帝遂封娥為山陽君又封梁冀為襄邑侯雄上封事云卒封之後阿母以交違失爵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按

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
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
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樂紂貴為天子而庸
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
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
儉以身率下而與王聖竝同爵號懼違本操失
其常願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
也又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
而京城復震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今冀

以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

乞孝廉限年應舉

左雄

出本傳雄言云云
帝從之班下郡國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則出宰民宣協風教若其
 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彊
 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
 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法
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
 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

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於是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自是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黃瓊以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

者為四科事竟施行

駁左雄察舉議

胡廣等

本傳時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與郭度史敞上書駁之帝不從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
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
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
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

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章奏表駁議竊惟王命之重載

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

之萬世蓋選舉因才無抱定制六奇之策不出

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
無亂外無患晏子化

東阿三年甘奇顯用年垂疆仕甘羅年十二使趙封
為上卿子奇年十八

齊君使主東阿記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終軍年
十八擢

為諫議大夫賈誼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

年十八召為博士經參雜霸軌貢舉之制莫或回草今以一臣之

言剋戾舊章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

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

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以為可宣下百官參
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
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論探籌立后非是

胡廣等

本傳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
四人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
虔史敞上疏諫云云帝從之以
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
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
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

詩云克岐克嶷

覩天必有異表

覩天之妹譬天之有女弟

宜參良家

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令一下形之四方

薦胡廣陳留太守

史敞等

胡廣傳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云云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温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奧

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
 之節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
 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
 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
 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
 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
 紀綱頽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

乞犯賊併坐舉主

楊倫

本傳時邵陵令任嘉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

宋文選

尉牽染將相大臣百餘人倫上書云
云有司以倫探知密事徵以求直坐

不敬
特原之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
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自非案坐舉者無
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
刺史劉福等釁惡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
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
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

者猶塵加高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惟陛下留神省察

至今不少首道非本舉之注不以此罪者昔者

四文臣而子者其大章知其材而檢舉文吏

以禁其為也其時至今舉輩蔽令鳴贊翁所

五頃之也其時至今舉輩蔽令鳴贊翁所

其時至今舉輩蔽令鳴贊翁所

其時至今舉輩蔽令鳴贊翁所

東漢文鑑卷之十

東漢文鑑卷之十一

順帝朝

西京賦

張衡

志希里真

不出文選時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

西京之車

因會十年乃成

有憑虛公子者心多

字多體怵雅好博古學乎舊

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

安處

猶鳥

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

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

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

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覈驗也乎革反秦據雍而

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

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善曰河漢之間為豫州也先生獨不見

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

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左有峭函重險桃林之

塞綴以二華巨靈大華小華右有隴坻丁禮反之隘隔

閩音疑華戎岐梁汧音章雍於前則終南太一連岡

乎嶓冢抱杜含鄠音呼合反灃吐鎬爰有藍田

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爾

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臯善曰

臯局也神明之界局也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叶以

旅于東并婁敬委輅幹音干非其議天啓其心人

甚音忌之謀宜其可定以為天邑爾乃覽秦制跨

周法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闔疏龍首以

抗殿狀巍峩以岌魚立反業五合反龍首山名若夫長年

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並殿名譬眾

星之環北極叛赫戲熙音以輝煌正殿路寢用朝

羣辟大厦眈眈

都藍反

九戶開闢高門有閤音抗列

坐金狄

金人也

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

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微

音叫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後宮

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凰鸞音鸞

名殿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

綠翡翠火齊

才計反

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

隋珠以為燭

火齊珠也懸黎壁也

於是鈎陳之外閣道穹

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清淵洋洋神

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蓬萊而駢羅於是采

少君之端信李少君也庶樂大之貞固五利將軍立脩莖

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殮必性命

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平聲要平聲羨門乎天路赤松子王

子喬美門古仙人也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黃帝事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

十二街衢相經一面三門二軌軌車轍也廛里

端直薨音明宇齊平地曰廛武庫禁兵設在蘭

錡音架也爾乃廓開九市通闕胡官反帶闡長安立九

市市牆曰闔 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樓也

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周大胥職主市都邑遊俠

張趙之倫張子羅趙君都齊志無忌擬跡田文志氣皆

文也忌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若其五縣遊麗辯論

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音肌分

理翰曰雖毫釐肌理郊甸之內鄉邑殷音隱賑音軫

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楫音格隱隱展展音謹

反冠帶交錯方輶接軫翰曰殷賑富饒也貨封

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善曰內史周官

武帝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右極蓋反知留屋

高平曰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并卷鄴音左暨其器反河華遂至號土上

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

而聯五柞音繞黃山而欵牛首高祖創業繼體

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多歷年所二百餘晷

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

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根深則難朽

故奢泰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

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

三百自高祖至作賦時也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

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奄四海而為家富有

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

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

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五 東京賦黃山而煇平官高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音武然有間乃莞

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

也苟有曾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綜曰言信曾聽之所聞而

心不能以禮節度

宜其陋今而榮古矣嬴氏博

音翼擇

肉西邑

擇人而食也

七雄竝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

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
擅場思專其侈乃構阿房起甘泉征稅盡人力
殫然後以大半之賦威以參音夷夷之刑毆以就
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高
祖膺錄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因秦
宮室據其府庫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
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之

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
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
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

直用反

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銘勲彝器歷世彌光
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

爽差

也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
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
東京之事以自寤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
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

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

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

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

所交然後以建王城沂洛背河左伊右灑西阻

九阿東門于旋謂陳有旋門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

前處妃攸館神用挺紀處妃神也龍圖授羲龜書

昇如人綜曰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

背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經

途九軌謂轍廣也城隅九雉度也高一文長三度

反堂以筵度室以几筵堂明堂席也京邑翼翼四方所

視漢初弗之宅也我世祖龍飛白水名縣鳳翔參

反所今墟授鉞四七八將十共工是除喻王區宇又

寧思和求中濬哲元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

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

崇與黃帝比尊號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

德陽啓南端之特闡立應門之將將將反端門南方正

中門應門也昭仁惠於崇賢東門名抗義聲於金商西門

名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綜曰象魏闕也一名觀也

欲表明六典之法書於象魏六典也其內則含德

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八殿飛閣

神行莫我能形濯龍名地芳林名苑九谷八溪芙蓉

覆水秋蘭被涯宜音渚戲躍魚淵游龜螭音推永安

名宮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元泉冽清於南則

前殿露寢靈臺名臺齋驩安福二殿九龍之內實曰

嘉德九龍本周時殿名嘉德殿在其內也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

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明帝也經始勿亟成之不日

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

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頌常複福音廟重屋八

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鄉曰三宮明堂辟

明堂九室而有八牖鄉方也造舟清池惟水

泱泱比綜曰為舟也相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

哀表賢簡能反叔來馮反皮冰相反息亮觀浸音祈禱

絲音禳災也善曰周禮有馮相氏馮乘相視爾乃九

賓重聲平臚人列伯善曰九賓周禮曰九儀謂公侯

次以傳也崇牙張鏞鼓設上綜曰崇牙也郎將司

階虎戟交鍛殺音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反五結夏正

三朝庭燎晷晷

章烈反

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

軒

善萌反

盭

苦代反

隱訇

火宏反

若疾霆轉雷而激迅

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

玉璽紆皇組要

平聲

干將負斧宸次席紛純

之尹反

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

緜曰紆垂也皇大也

組綬次席

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為緣口良

要帶也宸依也施斧文屏風於後

然後百辟乃

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

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

子天皇皇焉

諸侯濟

濟焉

夫大將將焉士

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

卿士登自東除也階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

除其青反所景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池城

曰無水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

禁財資皇僚百官逮興臺左傳曰人有十等王臣

士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

之直言聘邱園之耿潔旅東帛之彘彘殘音上下

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乃整法服

正冕帶珩音行紘反丁敢紘宏音緼延音冠玉笄綦其音

會火龍黼黻藻綵律音鞶厲結飛雲之袷反古台輅

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

辰日月星也畫之於旗垂十二

也旒紛焱悠以容裔

從風轉薄貌

屬車九九乘軒竝轂

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

鉞日鉦鏡類鉞金飾斧

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

見丁

反未出乎城闕旆以迴乎郊畛

音真殿後軍也畛界旆前軍也畛界

也雷鼓叢叢六變既畢

樂雷鼓八面鼓凡成冠華秉

翟列舞八佾

舞人冠華冠秉翟毛也

元祀惟稱羣望咸秩

元大也祀祭也大祭望以祭之

禮既舉厚祿衆神

颺楨燎之炎揚

音致高煙于太一

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

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靈明也然後宗上

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於是春秋改節

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

吐先奉蒸嘗與禴音祠記曰遠廟為祧春秋曰嘗

冬曰萬舞奕奕鐘鼓煌煌靈祖皇考來顧來饗

聳神其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

起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乘鸞輅而駕

蒼龍月令介馭間以剡耜向曰置耜於介者躬

三推土回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濟曰天田天

供禘

反亭細

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春日載陽

合射辟雍設業設虞

巨音宮懸金鏞

綜曰業柶上

板鏞大鐘也

鼗

紛音

鼓路鼗

逃音

樹羽幢幢

童音

伯夷起而相儀后

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

五音

征鄭司農王張

之候也

於是皇輿夙駕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

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

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徐至於射宮

謂辟

拾既次彫弓斯彀

古候

反決

以象骨著

右手巨

指所以鈎弦也拾

購

捍

者左

巨

擘也張也

日月會於龍旒

聞音

恤人事之勞疚

謂

十月

也

也 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

割奉觴豆於國叟綜曰天子親執鑿刀袒右膊而割牲國叟三老五更也

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三老也詩曰三壽作朋文

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

冬大閱西園虞人掌馬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

諸靈囿鳩聚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一令五申示

戮斬牲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鳧鴈雉鷄

也上獻宗廟時膳四膏牛膏犬膏豚膏馬足未極輿徒

不勞成禮三毆與同驅解眾伏侯反放麟不窮樂以

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咎音因教祝

以懷民湯名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伯西

周公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

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教鄭地詩曰建旒岐陽

之蒐又何足數左傳曰成王蒐薄獸于敖是故論其遷邑易

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節儉則合美乎斯干盤

庚也斯干宣王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遵節

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已履老氏之常足賤犀

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音璧於谷所貴惟賢所

寶惟毅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

從雲游夫君人者甞續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

制容鸞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

糞車何惜騷鳥皎反囊寧小反與飛兔騷飛兔反方

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

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百姓同於饒

衍上下共其雍熙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音哉蘖牙蘖昧旦丕

顯後世猶怠况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栽故

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卒無補於
風規祇以昭其愆尤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
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
鼃烏爪反咬烏交反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
子野乎咸池竟無聲也子野師曠字也客既醉於大道飽
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忘其所以爲談失
其所以爲誇良久乃言曰鄙哉子乎子習非而
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乃知大漢之德馨咸
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

魁之美帝魁神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

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大庭古國名莊子曰容成氏大庭氏

結繩而治

思元賦

張衡

本傳其帝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

遂共諂之衡常思圖身之思以爲吉

寄情志其

仰先哲之元訓兮雖彌高其弗違道訓匪仁里

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伊中情之信脩兮慕

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導繩墨而不跌

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鶴亦纂幽蘭

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草香奮余榮而莫見兮

播余香而莫聞幸二八之暹五故反虞兮喜傳

說之生殷二八元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

而無及何孤行之熒熒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

鷺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珍蕭艾於重筓兮

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於眩裏

反奴了以服箱要裏駿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

之所嘗襲温恭之散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辨交織也辨

反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小囊盛帨巾也

玉也珩佩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銀臺仙人

羞所居也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宓妃洛水

也神也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嫫反胡故眼而蛾眉舒

妙婧反財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圭音徽纓音離朱

脣而微笑兮顏的礪以遺光雙材悲於不納兮

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也歌曰天地烟煴百卉

含藹古花字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處女也

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

兮爰整駕而亟行

賦謂玉女所歌詩也

叫帝閭使闢扉兮

覲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

彤

形與融同

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既防

盜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乘天潢之汎汎兮

浮雲漢之湯湯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

懷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

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

倏眩眩兮反常閭

故里也

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

紘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
 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
 兮詠雅頌之徽音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
 不慙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松喬高時
 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也松赤松于喬王子喬
 也也時踞也離附也攜
 離也回志竭反卯列來從元謀音基或獲我 sought 夫
 何思

應問

張衡

本傳衡爲太史令不慕當世所居之官積年不徙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

其志云問非也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並殷賢臣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

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

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

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

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日官史官也原再也衡必

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

存焉徒經思天衢天道也謂渾天儀等作也內昭獨智固合

理民之式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

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莊子曰朱泚

支離三年技成參三音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

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
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
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
雪前吝婢恨不柔以意誰靳也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
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
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
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枉尺直尋議
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

孫音饌仕卷反舖音補猶不屑餐旌脊以之爰旌脊餓人也列子

精目爰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

之士或解裋反常主謂傳褐而襲黼黻謂寧或委函築

而據文軒者說也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渾元

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腫朦黃帝為斯

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

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

黃帝迎日推策舉當少昊之末人神雜擾重黎

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

人各有能因甄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

二業事不竝濟

該少曰諱氏有四叔曰重曰

正畫長則

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

元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泥泥

而潛蟠避害也

音渥也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

尹天下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夫戰國

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絕

而秦伯退師

秦圍鄭鄭使燭之武夜

魯連係箭

而聊城弛柝

燕將守聊城燕將自殺從往則合

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張儀為合蘇秦為從咸以

得人為梟

梟猶大將得梟則勝

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

見高祖

高祖當病會排闥直入

高祖踞洗以見酈生當此

之會乃竈鳴而鼈應也故能奄受區夏遂定帝

位皆謀臣之由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

方億醜并質共劑

子隨反

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

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支契也并共交通也長日質短日劑

立事有三言

為下列

左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

下列且不可庶矣奚

異其二哉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

我不忍以歛肩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

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天台天老配中台五

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孔甲

等或以為師老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

彭殷賢人也扁之無所教也朱泚曼注見前輪扁者為輪者名扁也子覩木雕

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龜胡媧反附鴟悲爾

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斐豹謂范宣子苟焚丹書

我殺督戎蓋豹犯禮至以掖國作銘衛伐邢禮

罪以丹書其罪也貫高以端辭顯義獨

東漢文選卷之二

正言趙蘇武以禿節效貞武留匈奴蒲且以飛

王不反增逞巧連雙鶴於青雲之隙增弓織線詹何以沈

鉤致精列子曰磨何以芒針為鉤弈秋以碁局

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

善詭也而河也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立德退又不能

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

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老子為周柱下史且

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

告誠於知己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

論圖讖非經

張衡

本傳初光武善讖儒者爭學圖緯附以妖言衡以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

云疏云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下筮雜

之以九宮

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遠於中央中央乃北辰之所

居故謂之九宮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

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

胡歷反

之言

現在男曰現在女

巫曰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

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

業遂當時莫或稱讖若夏侯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往者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順宗廢而也復立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

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謂識家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論宦官專政

張衡

本傳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云云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百揆允當庶績咸熙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

茲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茲官故
 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論慢鮮不夷戮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願陛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
 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
 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
 消不至矣

論宦官縱恣

張綱

本傳時委縱宦官綱歎曰微惡滿朝
 不能奮身出命歸國家之難雖生吾
 書不願也退而上省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
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
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
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
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
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
有官爵富人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
順道者器謂車服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
以奉天心

論外戚縱恣

張綱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

天下號曰八修唯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

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

狸遂奏曰云云書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

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

終不用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
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冀讚

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
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
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
子所切齒者也

東漢文鑑卷之十一

...

...

...

...

...

...

...

...

...

...

...

東漢文鑑卷之十二

順帝朝

因旱策問何由

周舉

出本傳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云云

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有

東漢文錄卷之二
所諱舉對云云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
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
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
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
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
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
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

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
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
致也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
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
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
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
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
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

東漢文錄十二
三
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
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
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
得失舉等對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
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
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公卿大
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

其後以事免司徒劉琦

顯親殿災異對

周舉

本傳時連有災異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肯舉對云云其後江淮涓城周竝生徐鳳等處陳起如舉所陳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惕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因災薦樊英等

黃瓊

本傳時連有災異瓊上疏云云於是詔公車徵錯等

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
 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
 洛石室藏書之府河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
 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為多
 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
 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并薦光祿大夫樊
 英太中大夫薛包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

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常年皆耆耄有

作者七人之志

論語注伯夷
夷逸朱張柳叔齊虞仲
下惠少連

宜更見

引致助崇大化

大旱陳政事闕失

黃瓊

自古聖帝

本傳三年大旱瓊復上疏云云書奏
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

主者
施行

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

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

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

東漢文錄十二
四
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
法度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

乞行籍田之禮

黃瓊

本傳自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
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云云帝從之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
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
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臣
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
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
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

予黃瓊書

李固

瓊傳永建中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
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
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
李固乃以書逆遺之云云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
命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
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
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

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峴峴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故俗論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災異對策

李固

出本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
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
固對云云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
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
固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僕射黃瓊
救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
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寶有

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

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
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
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史多
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
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
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
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乘權放恣改亂嫡嗣時順帝為
太子廢為今宋阿母宋娥雖有大功但加賞賜
濟陰王也足以酬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

以少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摠權柄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

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

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異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

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可爲設常禁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
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
即時施行顯拔其人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
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

予梁商書

李固

本傳商以
后父輔政
災異數見
下權日重
因欲令商
先正風化
退辭高滿
乃奏記云
云商不能
用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年隱元貶無駭以閉利門

年隱二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

親可為祇畏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太微宮南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

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

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

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

伯成之高唐虞時諸侯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

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
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
不盡乎

薦樊英黃瓊等

李固

本傳上疏陳事云是日有詔徵
用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以練
神為寶安國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
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
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

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
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
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
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彈冠振衣樂欲爲
用聞厚純等以病免歸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
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宜徵還以副羣望瓊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
皆怪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侍中
杜喬學深行直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飛章虛誣固罪

梁冀等

固傳時太后委任宰輔固多所匡正
輒從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
望遂平而梁冀猜專除官多不以次
固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共作飛章

云云
后不聽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迷舊無以奉君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
覩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
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

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
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馬
臨窻呈試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
搔頭弄姿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台輔之位實和
陰陽旋機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
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
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
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
固之過豐事合誅辟

與梁冀書議立

李固

出本傳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
鴆帝崩固與冀書云云固等皆以爲清河王
祿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冀竟
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冀因誣固遂誅之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
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
祚三絕

順帝崩冲帝立一年
崩質帝立一年崩

今當立帝天下重

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

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帝廢立舊儀
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
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誠是將軍用情之日
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王
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
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
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
一舉又曰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
將軍察周霍之立文宣

周勃
霍光

戒鄧閻之利幼弱

鄧太后立瑒帝帝方誕百餘日三歲即崩
闕太后立安帝時十餘歲其年薨

乞自效擊羗

皇甫規

本傳永和六年西羗大寇三輔征西
將軍馬賢將諸郡擊之不克後羗大
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
乞自效云帝不能用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
賢始出頗知必敗夫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
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
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
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

東漢文錄卷之十一
得温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
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
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一
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土地山谷臣
所曉習兵執巧便臣亦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
少官輕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對策論冀等

皇甫規

東漢文選

本傳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云云真忿其刺已以規

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
後遭姦偽威分近習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天
下擾擾從亂如歸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
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
之後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殆以姦臣
權重之所致也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
周召之任為社稷之鎮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

東漢文鑑卷之十二
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
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
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凡諸宿猾酒徒
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亦宜貶斥以懲不
軌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
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東漢文鑑卷之十二